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三十六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

玉樹庭前諸謝，紫荊花下三田；墳簾和好弟兄賢，父母心中歡忭。多少爭財競產，同根苦自相煎。相持鷸蚌枉垂涎，落得漁人取便。這首詞，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。且說如今三教經典，都是教人為善的。儒教有《三經》、六經、五經，釋教有諸品《大藏金經》，道教有《南華沖虛經》，及諸品藏經，盈箱滿案，千言萬語，看來都是贅疣。依我說，要作好人，只消個兩字經，是「孝悌」兩個字。那兩字經中，又只消理會一個字，是個「孝」字。假如孝順父母的，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，父母所敬者亦敬之，何況兄弟行中，同氣連枝，想到父母身上去，那有不和不睦之理？就是家私田產，總是父母掙來的，分什麼爾我？較什麼肥瘠？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，分文沒得承受，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，掙扎過活。見成有田有地，兀自爭多嫌寡，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，分受不均。

那爹娘在九泉之下，他心上必然不樂。此豈是孝子所為？所以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「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」怎麼是難得者兄弟？且說人生在世，至親的莫如爹娘；爹娘養下我來時節，極早已是壯年了，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？也只好半世相處。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，白頭相守，極是長久的了；

然未做親以前，你張我李，各門各戶，也空著幼年一段。只有兄弟們，生於一家，從幼相隨到老，有事共商，有難共救，真象手足一般，何等情誼！譬如良田美產，今日棄了，明日又可掙得來的；若失了個弟兄，分明割了一手，折了一足，乃終身缺陷。說到此地，豈不是「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」？

若是為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，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得承受，反為乾淨，省了許多是非口舌。

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，乃是「滕大尹鬼斷家私」。

這節故事，是勸人重義輕財，休忘了「孝悌」兩字經。看官們，或是有弟兄沒弟兄，都不關在下之事，各人自去摸著心頭，學好做人便了。正是：

善人聽說心中刺，惡人聽說耳邊風。

話說國朝永樂年間，北直順天府香河縣，有個倪太守，雙名守謙，字益之，家累千金，肥田美宅。夫人陳氏，單生一子，名曰善繼，長大婚娶之後，陳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罷官歸居，雖然年老，只落得精神健旺。凡收租放債之事，件件關心，不肯安閒享用。其年七十九歲，倪善繼對老子說道：

「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』。父親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八十齊頭了，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，吃些見成茶飯，豈不為美？」老子搖著頭，說出幾句道：

在一日，管一日。替你心，替你力。掙些利錢穿共吃；直待兩腳壁立直，那時不關我事得。

每年月間，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，整月的住下。莊戶人家，肥雞美酒，盡他受用。那一年，又去住了幾日。偶然一日，午後無事，繞莊閒步，觀看野景。忽然見一個女子，同著一個白髮婆婆，向溪邊石上搗衣。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扮，頗有幾分姿色：

發同漆黑，眼若波明。纖纖指似裁蔥，曲曲雙眉如抹黛。隨常布帛，俏身軀賽著綾羅；點景野花，美丰儀不須釵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紀正當時。

倪太守老興勃發，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搗衣已畢，隨著老婆婆而走。那老兒留心觀看，只見他走過數家，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。倪太守連忙轉身，喚管莊的來，對他說如此如此，教他訪那女子跟腳，曾否許人，「若是沒有人家時，我要娶他為妾，未知他肯否？」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，領命便走。原來那女子姓梅，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。因幼年父母雙亡，在外婆身邊居住。年一十七歲，尚未許人。管莊的訪得實了，就與那老婆婆說：「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，意欲聘為偏房。雖說是做小，老奶奶去世已久，上面並無人拘管。嫁得成時，豐衣足食，自不須說，連你老人家常年衣服、茶、米，都是我家照顧，臨終還得個好斷送，只怕你老人家沒福。」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，即時依允，也是姻緣前定，一說便成。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，太守大喜。講定財禮，討皇歷看個吉日，又恐兒子阻擋，就在莊上行聘，莊上做親。成親之後，一老一少，端的好看！真個是：

恩愛莫忘今夜好，風流不減少年時。

過了三朝，喚個轎子，抬那梅氏回宅，與兒子媳婦相見。

閨宅男婦，都來磕頭，稱為「小奶奶」。倪太守把些布帛，賞與眾人，各各歡喜。只有那倪善繼，心中不美。面前雖不言語，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論道：「這老人忒沒正經，一把年紀，風燈之燭，做事也須料個前後，知道五年年在世，卻去幹這樣不不當的事？討這花枝般的女兒，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，終不然耽誤他在那裡，有名無實？還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漢身邊，有了少婦，支持不過，那少婦熬不得，走了野路，出乖露丑，為家門之玷。還有一件，那少婦跟隨老漢，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，等得年時成熟，他便去了。平時偷短偷長，做下私房，東三西四的寄開，又撒嬌撒癡，要漢子制辦衣飾與他；到得樹倒鳥飛時節，他便願作嫁人，一包兒收拾去受用。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蟲，人家有了這般人，最損元氣的。」又說道：「這女子嬌模嬌樣，好像個妓女，全沒有良家體段，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，擒老公的太歲。在咱爹身邊，只該半妾半婢，叫聲姨姐，後日還有個退步，可笑咱爹不明，就叫眾人喚他做『小奶奶』，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？」

咱們只不作準他，莫要奉承透了，討他做大起來，明日咱們顛倒受他嘔氣。」夫妻二人，唧唧噥噥，說個不了。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，倪太守知道了，雖然不樂，卻也藏在肚裡。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團和氣，眾人都相安。

過了兩個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瞞著眾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挨到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，舉家大驚。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陽兒。到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，這年恰好八歲了，賀客盈門。倪太守開筵管待，一來為壽誕，二來小孩兒三朝，就當個湯餅之會。眾賓客道：「老先生高年，又新添個小令郎。足見血氣不衰，乃上壽之徵也。」倪太守大喜。倪善繼背後又說道：「男子六而精絕，況是八歲了，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？這孩子不知那裡的雜種，決不是咱爹嫡血，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。」老子又曉得了，也藏在肚裡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重陽兒週歲，整備做螞蟻故事。裡親外眷，又來作賀。倪善繼到了出門，不來陪客。老子已知其意，也不去尋他回來。自己陪著諸親，吃了一日酒。

雖然口中不語，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自古道：「子孝父心寬。」那倪善繼平日做人，又貪又狠，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，分了他一股家私，所以不肯認做兄弟，予先捏惡話謠言，日後好擺佈他母子。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，這個關節怎不明白？只恨自家老了，等不及重陽兒長大成人，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裡討針線，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，只索忍耐。

看了這點小孩子，好生疼他；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，好生憐他。常時想一會，悶一會，惱一會，又懊悔一會。

再過四年，小孩子長成五歲。老子見他伶俐，又忒會頑耍，要送他館中上學。取個學名，哥哥叫善繼，他就叫善述。

揀個好日，備了果酒，領他去拜師父。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，小叔姪兩個同館上學，兩得其便。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，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，與己排行，先自不象意了；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，到要兒子叫他叔叔，從小叫慣了，後來就被他欺壓，不如喚了兒子出來，另從個師父罷。當時將兒子喚出，只推有病，連日不到館中。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，過了幾日，只聽得師父說：「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，分做兩個學堂，不知何意？」倪太守不聽猶可，聽了此言，不覺大怒，就要尋大兒子，問其緣故。又想道：

「天生佢般逆種，與他說也沒干，由他罷了。」含了一口悶氣，回到房中，偶然腳慢，絆著門檻一跌。梅氏慌忙扶起，攙到醉翁牀上坐下，已自不省人事。急請醫生來看，醫生說是中風。忙取姜湯灌醒，扶他上牀，雖然心下清爽，卻滿身麻木，動彈不得。梅氏坐在牀頭，煎湯煎藥，慇懃伏侍。連進幾服，全無功效。醫生切脈道：「只好延挨日子，不能痊癒了。」倪善繼聞知，也來看覷了幾遍，見老子病勢沉重，料是不起，便呼么喝六，打童罵僕，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。老子聽得，愈加煩惱。梅氏只得啼哭，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，留在房中，相伴老子。

倪太守自知病篤，喚大兒子到面前，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，都在上面，吩咐道：「善述年方五歲，衣服尚要人照管，梅氏又年少，也未必能管家，若分家私與他，也是枉然，如今盡數交付與你。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，你可看做爹的面上，替他娶房媳婦，分他小屋一所，良田五六畝，勿令饑寒足矣。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，就當分家，把與你做個執照。梅氏若願嫁人，聽從其便。倘肯守著兒子度日，也莫強他。我死之後，你一一依我言語，這便是孝子。我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」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，果然開得細，寫得明，滿臉堆下笑來，連聲應道：「爹休憂慮，恁兒一一依爹吩咐便了。」抱了家私簿子，欣然而去。梅氏見他去得遠了，兩眼垂淚，指著那孩子道：「這個小冤家，難道不是你嫡血？你卻和盤托出，都把與大兒子了，教我母子兩口，異日把什麼過活？」倪太守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看善繼，不是個良善之人，若將家私平分了，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。不如都把與他，向了他意，再無妒忌。」梅氏又哭道：

「雖然如此，自古道：『子無嫡庶。』忒殺厚薄不均，被人笑話。」

倪太守道：「我也顧他不得了。你年紀正小，趁我未死，將孩子囑付善繼，待我去世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盡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，自去圖下半世受用，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吃。」

梅氏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奴家也是儒門之女，婦人從一而終，況又有了這小孩兒，怎割捨得拋他？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。」

倪太守道：「你果然肯守志終身麼？莫非日久生悔？」梅氏就發起大誓來。倪太守道：「你若立志果堅，莫愁母子沒得過活。」

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梅氏。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，卻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軸子。梅氏道：

「要這小軸兒何用？」倪太守道：「這是我的行樂圖，其中自有奧妙。你可悄悄地收藏，休露人目，直待孩子年長。善繼不肯看顧他，你也只含藏於心。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，你卻將此軸去訴理，述我遺命，求他細細推詳，自然有個處分，儘夠你母子二人受用。」梅氏收了軸子。話休絮煩，倪太守又延了數日，一夜痰厥，叫喚不醒，嗚呼哀哉死了。享年八十四歲。

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早知九泉將不去，作家辛苦著何由？

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，又討了各倉各庫鑰匙，每日只去查點家財雜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？直等嗚呼之後，梅氏差丫鬢去報知凶信，夫妻兩口方才跑來，也哭了幾聲「老爹爹」。沒一個時辰，就轉身去了，到委著梅氏守屍。

幸得衣食棺槨，諸事都是預辦下的，不要倪善繼費心。殯殮成服後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著孝堂，早暮啼哭，寸步不離。

善繼只是點名應客，全無哀痛之意。七中便擇日安葬，回喪之夜，就把梅氏房中，傾箱倒篋，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，梅氏乖巧，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，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到先開了，提出幾件穿舊衣裳，教他夫妻兩口檢看。善繼見他大意，到不來看了。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，自去了。梅氏思量苦切，放聲大哭。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，也哀哀哭個不住。恁般光景：任是泥人應墮淚，從教鐵漢也酸心。

次早，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，看這房子，要行重新改造，與自家兒子做親。將梅氏母子，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，只與他四腳小牀一張，和幾件粗台粗凳，連好傢伙，都沒一件。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鬢，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，止留下二歲的小使女，每日是他下廚取飯。有菜沒菜，都不照管。梅氏見不方便，索性討些飯米，堆個土灶，自炊來吃。早晚做些針指，買些小菜，將就度日。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，束脩都是梅氏自出。善繼又屢次叫妻子勸梅氏嫁人，又尋媒媪與他說親，見梅氏誓死不從，只得罷了。因梅氏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語，所以善繼雖然凶狠，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。

光陰似箭，善述不覺長成一四歲。原來梅氏平生謹慎，從前之事，在兒子面前，一字也不提，只怕娃子家口滑，引出是非，無益有損。守得一四歲時，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，瞞他不得了。一日，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，梅氏回他沒錢買得，善述道：「我爹做過太守，止生我弟兄兩人，見今哥哥佢般富貴，我要一件衣服，就不能夠了，是怎地？既娘沒錢時，我自與哥哥索討。」說罷就走。梅氏一把扯住道：「我兒，一件絹衣，直甚大事，也去開口求人。常言道：『惜福積福。』『小來穿線，大來穿絹。』若小時穿了絹，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。再過兩年，等你讀書進步，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。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，纏他什麼？」善述道：「娘說得是。」口雖答應，心下不以為然，想著：「我父親萬貫家私，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，拖來的油瓶，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？」娘又是佢般說，終不然一匹絹兒，沒有我分，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著，這話好生奇怪！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怎的？」心生一計，瞞了母親，逕到大宅裡去，尋見了哥哥，叫聲：「作揖。」善繼倒吃了一驚，問他來做什麼。善述道：「我是個縉紳子弟，身上襤褸，被人恥笑。」

特來尋哥哥討匹絹去，做衣服穿。」善繼道：「你要衣服穿，自與娘討。」善述道：「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」善繼聽說「家私」二字，題目來得大了，便紅著臉問道：「這句話，是那個教你說的？你今日來討衣服穿，還是來爭家私？」善述道：「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先要件衣服，裝裝體面。」善繼道：「你這般野種，要什麼體面！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孫，干你野種屁事！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攪撥，到此討野火吃？莫要惹著我性子，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！」善述道：「一般是老爹爹所生，怎麼我是野種？惹著你性子，便怎地？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，你就獨佔了家私不成？」善繼大怒，罵道：「小畜牲，敢頂撞我！」牽住他衣袖兒，捻起拳頭，一連七八個栗暴，打得頭皮都青腫了。善述掙脫了。一道煙走出，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。一五一，備細述與母親知道。梅氏抱怨道：「我叫你莫去惹事，你不聽教訓，打得你好！」口裡雖如此說，扯著青布衫，替他摩那頭上腫處，不覺兩淚交流。有詩為證：

少年嫠婦擁遺孤，食薄衣單百事無。

只為家庭缺孝友，同枝一樹判榮枯。

梅氏左思右量，恐怕善繼藏怒，到遣使女進去致意，說小學生不曉世事，衝撞長兄，招個不是。善繼兀自怒氣不息，次日侵早，邀幾個族人在家，取出父親親筆分關，請梅氏母子到來，共同看了，便道：「尊親長在上，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，要搶他出去，只因善述昨天與我爭取家私，發許多說話，誠恐日後長大，說話一發多了，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。東莊住房一所，田五八畝，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，毫不敢自專，伏乞尊親長作證。」這伙親族，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厲害，又且父親親筆遺囑，那個還肯多嘴，做閒冤家？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。那奉承善繼的說道：「『千金難買土人筆』，照依分關，再沒話了。」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說道：

「『男子不吃分時飯，女子不著嫁時衣』。多少白手成家的，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種，不算沒根基了，只要自去掙持。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個命在。」

梅氏料道在園屋居住，不是了日，只得聽憑分析，同孩兒謝了眾親長，拜別了祠堂，辭了善繼夫婦，教人搬了幾件舊傢伙，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僱了牲口騎坐，來到東莊屋內。只見荒草滿地，屋瓦稀疏，是多年不休整的，上漏下濕，怎生住得？將就打掃一兩間，安頓牀鋪。喚莊戶來問時，連這五八畝田，都是最下不堪的。大熟之年，一半收成還不能夠；若荒年，只好賠糧。梅

氏只叫得苦。到是小學生有智，對母親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都是老爹爹親生，為何分關上如此偏向？其中必有緣故。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？自古道：

『家私不論尊卑。』母親何不告官申理？厚薄憑官府判斷，到無怨心。」梅氏被孩兒提起線索，便將□年來隱下表情，都說出來道：「我兒休疑分關之語，這正是你父親之筆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的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斷與他，以安其心。臨終之日，只與我行樂圖一軸，再三囑付：其中含藏啞謎，直待賢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詳審，包你母子兩口，有得過活，不致貧苦。」善述道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行樂圖在那裡？快取來與孩兒一看。」梅氏開了箱兒，取出一個布包來。解開包袱，裡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著。拆了封，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，掛在椅上，母子一齊下拜。梅氏通陳道：「村莊香燭不便，乞恕褻慢。」善述拜罷，起來仔細看時，乃是一個生像。烏紗白髮，畫得豐彩如生，懷中抱著嬰兒，一隻手指著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，只得依舊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煩悶。

過了數日，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，偶從關王廟前經過，只見一伙村人，抬著豬羊大禮，祭賽關聖。善述立住腳頭看時，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，拄了一根竹杖，也來閒看，問著眾人道：「你們今日為甚賽神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遭了屈官司，幸賴官府明白，斷明瞭這公事。當時許下神道願心，今日特來拜償。」老者道：「什麼屈官司？怎生斷的？」內中一個道：「本縣向奉上司明文，□家為甲。小人是甲首，叫做成大。

同甲中，有個趙裁，是第一手針線，常在人家做夜作，整日不歸家的。忽一日出去了，月餘不歸。老婆劉氏，央人四處尋覓，並無蹤跡。又過了數日，河內浮出一個屍首，頭都打破的。地方報與官府，有人認出衣服，正是那趙裁。趙裁出門前一日，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，一時發怒，打到他家，毀了他幾件家私，這是有。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，前任漆知縣，聽信一面之詞，將小人問成死罪。同甲不行舉首，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。小人無處申冤，在獄三載。幸遇新任滕爺，他雖鄉科出身，甚是明白。小人因他熟審時節，哭訴其冤。他也疑惑道：「酒後爭嚷，不是大仇，怎的就謀他一命？」准了小人狀詞，出牌拘人復審。滕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，千不說，萬不說，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。劉氏道：『家貧難守，已嫁人了。』又問嫁的甚人，劉氏道：『是班輩的裁縫，叫沈八漢。』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，問道：『你幾時娶這婦人？』八漢道：『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，小人方才娶回。』滕爺道：『何人為媒？用何聘禮？』八漢道：『趙裁存日，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。小人聞得趙裁死信，走到他家探問，就便催取這銀子。那劉氏沒得抵償，情願將身許嫁小人，准折這銀兩，其實不曾央媒。』滕爺又問道：『你做手藝的人，那裡來這七八兩銀子？』八漢道：『是陸續湊與他的。』滕爺把紙筆，叫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。八漢開了出來，或米或銀共□三次，湊成七兩八錢這數。滕爺看罷，大喝道：『趙裁是你打死的，如何妄詔平人？』便用夾棍夾起。八漢還不肯認，滕爺道：

『我說出情弊，叫你心服：既然放本盤利，難道再沒第二個托得，恰好都借與趙裁？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，趙裁貪你東西，知情故縱。以後想做長久夫妻，便謀死了趙裁。卻又教導那婦人告狀，捻在成大身上。今日你開帳的字，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？』再教把婦人拶指，要他承招。劉氏聽見滕爺言語，句句合拍，分明鬼谷先師一般，魂都驚散了，怎敢抵賴？拶子套上，便承認了。八漢只得也招了。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，人都不知。後來往來勤了，趙裁怕人眼目，漸有隔絕之意。八漢私與劉氏商量，要謀死趙裁，與他做夫妻，劉氏不肯。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，哄他店上吃得爛醉，行到河邊，將他推倒，用石塊打破腦門，沉屍河底。只等事冷，便娶那婦人回去。後因屍骸浮起，被人認出，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，卻去唆那婦人告狀。那婦人直待嫁後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。既做了夫妻，便不言語。卻被滕爺審出真情，將他夫妻抵罪，釋放小人寧家，多承列位親鄰門出公分，替小人賽神。老翁，你道有這般冤事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恁般賢明官府，真個難遇！本縣百姓有幸了。」倪善述聽到那裡，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「有恁的好官府，不將行樂圖去告訴，更待何時？」母子商議已定，打聽了放告日期，梅氏起了黑早，領著□四歲的兒子，帶了軸兒，來到縣中叫喊。大尹見沒有狀詞。只有一個小小軸兒，甚是奇怪。問其緣故，梅氏將倪善述平昔所為，及老子臨終遺囑，備細說了。滕知縣收了軸子，叫他且去，待我進衙細看。正是：

一幅畫圖藏啞謎，千金家事仗搜尋。

只因嫠婦孤兒苦，費盡神明大尹心。

不提梅氏母子回家，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，退歸私衙，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，看是倪太守行樂圖，一手抱個嬰孩，一手指著地下。推詳了半日，想道：「這個嬰孩就是倪善述，不消說了。那一手指地，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，替他出力麼？」又想道：「他既有親筆分關，官府也難做主了。他說軸中含藏啞謎，必然還有個道理。若我斷不出此事，枉自聰明一世。」每日退堂，便將畫圖展玩，千思萬想。如此數日，只是不解。

也是這事合當明白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一日午飯後，又去看那軸子。丫鬟送茶來吃，將一手去接茶甌，偶然失挫，潑了些茶，把軸子沾濕了。滕大尹放了茶甌，走向階前，雙手扯開軸子，就日色曬乾。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，滕知縣心疑，揭開看時，乃是一幅字紙，托在畫上，正是倪太守遺筆，上面寫道：

老夫官居五馬，壽逾八旬，死在旦夕，亦無所恨。但孽子善述，方年週歲，急未成立。嫡善繼素缺孝友，日後恐為所戕。新置大宅二所，及一切田產，悉以授繼。惟左偏舊小屋，可分與述。此屋雖小，室中左壁埋銀五千，作五壇；右壁埋銀五千，金一千，作六壇，可以准田園之額。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，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。八□一翁倪守謙親筆。

年月日花押原來這行樂圖，是倪太守八□一歲上，與小孩子做週歲時，預先做下的。古人云「知子莫若父」，信不虛也。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，看見開著許多金銀，未免垂涎之意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「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，自有話說。」

卻說倪善繼，獨佔家私，心滿意足，日日在家中快樂。忽見縣差奉著手批拘喚，時刻不容停留，善繼推阻不得，只得相隨到縣。正直大尹升堂理事，差人稟道：「倪善繼已拿到了。」

大尹喚到案前問道：「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？」善繼應道：

「小人正是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庶母梅氏，有狀告你，說你逐母逐弟，占產占房。此事真麼？」倪善繼道：「庶弟善述，在小人身邊，從幼撫養大的。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，小人並不曾逐他。其家產一節，都是父親臨終，親筆分析定的，小人並不敢有違。」大尹道：「你父親親筆在那裡？」善繼道：「見在家中，容小人取來呈覽。」大尹道：「他狀詞內告有家產萬貫，非同小可。遺筆真偽，也未可知。念你是縉紳之後，且不難為你。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，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。若厚薄果然不均，自有公道，難以私情而論。」喝教皂快押出善繼，就去拘集梅氏母子，明日一同聽審。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，放他回家去訖，自往東莊拘人去了。

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，好生驚恐。論起家私，其實全未分析，單單持著父親分關執照，千鈞之力，須要親族見證方好。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，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，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，求他同聲相助。這伙三黨之親，自從倪太守亡後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合，歲時也不曾酒杯相及，今日大塊銀子送來，正是「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腳」，各各暗笑，落得受了買東西吃。明日見官，旁觀動靜，再作區處。

詩人有詩云：

休嫌庶母妄興詞，自是為兄意太私。

今日將銀買三黨，何如匹絹贈孤兒？

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，已知縣主與他做主。過了一夜，次日侵早，母子二人，先到縣中，去見滕大尹。大尹道：「憐你孤兒寡婦，自然該替你說法。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關，這怎麼處？」梅氏道：「分關雖寫得有，卻是保全孩子之計，非出亡夫本心。恩相只看家私簿上數目，自然明白。」大尹道：「常言道：『清官難斷家事。』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，你也休做□分大望。」梅氏謝道：「若得免於饑寒足矣，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？」

滕大尹吩咐梅氏母子，先到善繼家伺候。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，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，焚起一爐好香。一面催請親族，早來守候。梅氏和善述到來，見□親九眷，都在眼前，一一相見了，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。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，此時也不好發洩，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。

等不多時，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，料是縣主來了，善繼整頓衣帽迎接。親族中年長知事的，準備上前見官。其幼輩怕事的，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，打探消息。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，後面青羅傘下，蓋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。到得倪家門首，執事跪下，吆喝一聲，梅氏和倪家弟兄，都一齊跪下來迎接。門子喝聲：「起去！」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。滕大尹不慌不忙，踱下轎來。將欲進門，忽然對著空中，連連打拱，口裡應對，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，眾人都吃驚，看他做甚模樣。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，直到堂中。連作數揖，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。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拱，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，連忙轉身，就拖一把交椅，朝北主位排下，又向空再三謙讓，方才上坐。眾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，不敢上前，都兩旁站立呆看。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，開談道：

「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時，此事端的如何？」說罷，便作傾聽之狀。良久，乃搖首吐舌道：「長公子太不良了。」靜聽一會，又自說道：「教次公子何以存活？」停一會，又說道：

「右偏小屋，存何活計？」又連聲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又停一時，說道：「這項也交付次公子，晚生都領命了。」少停又拱揖道：「晚生怎敢當此厚惠？」推遜了多時，又道：「既承尊命懇切，晚生勉領，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。」乃起身，又連作數揖，口稱：「晚生便去。」眾人都看得呆了。

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，東看西看問道：「倪爺那裡去了？」

門子稟道：「沒見什麼倪爺？」滕大尹道：「有此怪事！」喚善繼問道：「方才令尊老先生，親在門外相迎，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，你們諒必都聽見的。」善繼道：「小人不曾聽見。」

滕大尹道：「方才長長的身兒，瘦瘦的臉兒，高顴骨，細眼睛，長眉大耳，朗朗的三牙須，銀也似白的，紗帽皂靴，紅袍金帶，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？」嚇得眾人一身冷汗，都跪下道：

「正是他生前模樣。」大尹道：「如何忽然不見了？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，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，可是有的？」善繼也不敢隱瞞，只得承認道：「有的。」大尹道：「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，自有話說。」眾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，說得活龍活現，分明是倪太守模樣，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，人人吐舌，個個驚心。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，他是看了行樂圖，依照小像說來，何曾有半句是真話？有詩為證：

聖賢自是空題目，惟有鬼神不敢觸。

莫非大尹假裝詞，逆子如何肯心服？

倪善繼引路，眾人隨著大尹，來到東偏舊屋內。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，自從造了大廳大堂，把舊屋空著，只做個倉廳，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，留下一房家人。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，到正屋中坐下，向善繼道：「你父親果是有靈，家中事體，備細與我說了，教我主張，這所舊宅子與善述，你意下何如？」善繼叩頭道：「但憑恩台明斷。」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，連聲道：「也好個大家事。」看到後面遺筆分關，大笑道：「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，方才卻又在我面前，說善繼許多不是，這個老先兒也是沒主意的。」喚倪善繼過來，既然分關寫定，這些田園帳目，一一給你，善述不許妄爭。」梅氏暗暗叫苦，方欲上前哀求，只見大尹又道：「這舊屋判與善述，此屋中之所有，善繼也不許妄爭。」善繼想道：「這屋內破家破伙，不直甚事，便堆下些米麥，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，存不多兒，我也夠便宜了。」便連連答應道：「恩台所斷極明。」

大尹道：「你兩人一言為定，各無翻悔。眾人既是親族，都來做個證見。方才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：『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，作五壇，當與次兒。』」善繼不信，稟道：「若果然有此，即使萬金，亦是兄弟的，小人並不敢爭執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就爭執時，我也不准。」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，梅氏母子作眼，率領民壯，往東壁下掘開牆基，果然埋下五個大罈。發起來時，罈中滿滿的，都是光銀子。把一罈銀子，上秤稱時，算來該是六□二連半，剛剛一千兩足數。眾人看見，無不驚訝。善繼益發信真了：若非父親陰靈出現，面訴縣主，這個藏銀，我們尚且不知，縣主那裡知道？只見滕大尹叫把五罈銀子，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，又吩咐梅氏道：「右壁還有五罈，亦是五千之數。更有一罈金子，方才倪老先生有命，送我作酬謝之意，我不敢當，他再三相強，我只得領了。」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：「左壁五千，已出望外；若右壁更有，敢不依先人之命。」大尹道：「我何以知之？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，想不是虛話。」

再教人發掘西壁，果然六個大罈，五罈是銀，一罈是金。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，眼裡都放出火來，恨不得搶他一錠。只是有言在前，一字也不敢開口。滕大尹寫個照貼，給與善述為照，就將這房家人，判與善述母子。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，一同叩頭拜謝。善繼滿肚不樂，也只得磕幾個頭，勉強說句「多謝恩台主張」。大尹判幾張封皮，將一罈金子封了，放在自己轎前，抬回衙內，落得受用。眾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，反以為理之當然，那個敢道個不字？這正叫做「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」。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，兄弟和睦，肯將家私平等分析，這千兩黃金，弟兄大家該五百兩，怎到得滕大尹之手？白白裡作成了別人，自己還討得氣悶，又加個不孝不悌之名，千算萬計，何曾算計他人？

只算計得自家而已。

閒話休提。再說梅氏母子，次日又到縣衙拜謝滕大尹。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，重新裱過，給還梅氏收領。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，一手指地，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。此時有了這□罈銀子，一般置買田園，遂成富室。後來善述娶妻，連生三子，讀書成名。倪氏門中，只有這一枝極盛。善繼兩個兒子，都好遊蕩，家業耗廢。善繼死後，兩所大宅子，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。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，無不以為天報云。詩曰：

從來天道有何私？堪笑倪郎心太癡。

忍以嫡兄欺庶母，卻教死父算生兒。

軸中藏字非無意，壁下埋金屬有司。

何似存些公道好，不生爭競不興詞。